



08561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三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定李綱著

書六

雷陽與吳元中書

再與吳元中書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三

雷陽與吳元中書

書六

定李綱著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三



雷陽與吳元中書

某頓首啟元中觀文相公大孝服次近者使還上狀計已塵浼伏被八月二十五日所賜教墨竊審邇來動靜勝常感慰無諭秋暑未闌信後伏惟孝履支福蒙誨諭華嚴宗旨所以與易同別者久逃虛空而聞昆弟親戚之警效慰可量也然前書竊謂易象正類華嚴以種種表法含容無盡世間出世間等无差別與來誨有未合者試畢其說華嚴以一塵合法界易含容无盡此固二書妙處不約而自合者至易之立象以盡意華嚴之託事以表法則所謂一塵合法界而含容无量者乃存乎其中二書立象表法以示人正爲此事恐不當析而爲二也華嚴法界不可窮而易斷自乾坤以下本無二理世間出世間亦无二道何以言之易之卦以八周其立象皆八華嚴之方以十圖其表法皆十乾以三奇而盡天下之剛健坤以三耦而盡天下之柔順六子亦然故天地萬物之情無不攝摠於八卦者重而錯之而其象遂至於無窮此卽華嚴法界之互相攝入也夫以不可窮之法

界而視乾坤以百千三昧法門而視易簡其不相侔可勝計哉然一爲无量无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法界之成壞一漚之起滅是也乾坤之開闢一氣之盈虛是也寶刹現於毫端一法周於沙界遠則不禦不亦大乎邇靜而正不亦小乎此乃所謂一塵含法界而含容無盡者也豈有大小多寡之異耶易以卦爲時其在華嚴則法門也華嚴法界自香火海建立如倒浮屠遞相圍繞其說至於不可說然不離於十方華嚴法門自十波羅密建立爲十信十住十迴何十地有百千无量三昧法門然不離於十位易自乾坤建立而爲八卦自八卦重而爲六十四卦其時其才差別不同而本之者八而已占筮之法自一卦復變而爲六十四步歷之術自爻策推之其數相乘有不可勝言者此易之書所以配華嚴之無窮也嘗觀十處九層雖升諸天宮說法而不離普光明殿雖普現羣生前而常處菩提會每會必有十方法界諸佛菩薩同一名號

來集作禮同一威儀慰諭稱讚同一言說乃至所事

之佛所從來國無不同者此何理耶譬猶鏡鏡相照
光明交處其中妙影重重相入無有窮盡是故百億
天地卽乾坤也百億日月卽坎離也百億山海卽良
兌也陰極陽生君子道長佛出世也陽極陰生君子
道消佛滅度也剛柔相推以生變化世界生滅相因
依也六爻周流循環無端萬物輪迴互高下也由是
言之華嚴法界與易之乾坤諸卦豈有二理哉嘗觀
善財之入法界徧叅五十三善知識童男童女外道
仙人醫卜船師無不求也妙高之峯海岸曠野城邑
聚落無不至也文殊導其前普賢示其後彈指而樓
閣開攝心而佛境現其表法之意微矣然所以爲菩
薩道行菩薩行者則不出諸波羅密等法而已六十
四卦善知識也君子觀象善財徧叅也卦之象無所
不取而君子觀之無所不法自強不息積小而大非
精進乎自昭明德作事謀始非智慧乎反身修德儉

德辟難非忍辱乎稱物平施施祿及下非布施乎懲
忿窒慾慎言語節飲食非持戒乎立不易方言有物行
有恆非禪定乎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茂對時育萬

物所謂慈也。議獄緩死，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所謂悲也。飲食燕樂，朋友講習，所謂喜也。獨立不懼，遜世無悶，所謂捨也。成卦之象，皆出於乾坤。君子觀象，皆得於易簡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觀之，華嚴法門與易之易簡諸法，所謂世間出世間，豈有二理哉。繫辭論八卦必妙之，以神八卦者菩薩也。如所謂文殊小男普賢長子之類是也。神者佛也。如所謂毗盧遮那之類是也。生生之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猶佛之有清淨法身，圓滿報身，千百億化身之類言之異也。八卦用事而易無作，諸菩薩說法而佛無言，散佛之體則文殊得其理，普賢得其行，觀音得其悲，勢至得其智，合之則佛也。散易之體則乾得其健，坤得其順，六子得其動止，隨處說入合則易也。神无方也，易無體也。佛身充滿於法界，无不在，无不爲也。无芥子許孔中，无虛空无一塵中，无佛身翮飛蠕動，皆神之所妙。草木縷結，皆易之所存。反而觀之，則大千世界與夫天地萬物皆在吾方寸之間。故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三

五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楞嚴

曰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卽菩提妙明元心心精偏
圓合裊十方及觀父母所生之身猶彼十方虛空之
中吹一微塵若存若亡如湛巨海流一浮漚起滅無
從此心地法門也爲易之說則曰復其見天地之心
乎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爲華嚴之說
則曰當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善用其心則獲一切
勝妙功德心靜而明廓而大虛而通寂而靈建立萬
法爲之主宰而常患物蔽之則明者暗大者小通者
礙虛者頑所以操存而捨亡也故易立象以含容無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三

盡華嚴表法以一塵合法界皆以其本來所有者示
之非能與其所無而增其所虧也體此道者莫若誠
至誠則不息不息則悠久悠久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故曰唯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己之性能盡己之性則
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
性則可以與天地參此致其誠而天地萬物得於一
心者也昔之發無上道者自十信始故曰信爲道元
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斷除疑網出愛流開示涅
槃无上道由此充之爲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成等

正覺猶育孩稚以爲成人養根萌以爲成材其骨節
枝幹初已具足充大之而已其悲願之深勇猛精進
爲羣生入諸惡趣受種種苦心不退轉而况死生禍
福毀譽足驚怖動搖之乎故能出入三界遊戲十方
於夢幻中而作佛事此致其誠而華嚴法界得於一
心者也二者皆不出於心法故吾儕之所當自事者
心而已了此則廓然更有何事夫法華之喻非不
表法也然不若華嚴全體表法之圓詩之比與非不
立象也然不若易之全體立象之周故竊謂二書聖

梁谿全集

卷一百三

七

人以之立教於中國佛以之立教於四方其揆一也
然易之教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華嚴之教頓直以
白牛之車接上根者故易之教潔靜精微由域中以
趣方外華嚴之教廣博妙嚴由方外以該域中此其
不同者而其歸一也兩被來教皆有不復措意儒術
之語初固疑之今乃知以世間出世間法判而爲兩
之故也夫晝之所想卽夜之所夢生之所履卽死之
所爲春之所種卽秋之所獲所以處世間者卽所以
出世間者儒釋之術一也夫何疑哉神通妙用在運

水般柴中坐脫立亡在着衣喫飯中无上妙道在平常心中願試思之嘗愛合論辨博條暢无所拘礙然繩以法度得不謂之鑿哉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行其所無事則無惡於智矣夫所以惡於鑿者謂逆理也順水之理而鑿之使通何不可之有禹導河而鑿龍門決汝漢排淮泗其所鑿多矣今瀕江諸山陡隳其半石壁巉然皆禹鑿之餘唯順水使就下而趣於海故能錫元圭而告成功使如近時鑿三山以制河於兩股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三

八

之中則眞所謂鑿者也若合論者其言順理乃所謂無惡於智者宰予之對社木孔子所以深責之者非特以強爲之說而已正爲使民戰栗失周家忠厚之意二者皆因來諭故及之不知然否承錄示襄陵易傳重煩願旨感愧兼深近得崧老六月間書第錄寄乾坤兩象及諸卦大象今遂得全書觀之慰幸何已頃見其所著春秋集傳辭意簡古如噉橄欖久方有味意謂義書亦然今乃文采瓌麗旨趣明達引類釋義其言放肆該洽如河漢之無極殊出意表乃知思

精而才高卷舒雕琢無不可者正當於古人中求耳
雖未暇深考然領略其大意卓然高識發明聖人之
旨者博矣異時照耀夫不磨滅誠如所論然猶有間
然者惜其求於大象者太深而求於象爻之象者未
備也大象以明一卦之體有實然者天行健之類是
也有假設者天在山中大畜地中有山謙之類是也
君子法之有取其義者有因其事者有隨其時者有
順其象而法之者有反其象而法之者不可以一概
論反其象者正猶華嚴淨土一切不善法皆爲善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三

九

法此睽之所以同而異明夷之所以用晦而明也雲
雷爲屯之象君子以經綸規模所以濟屯而已若以
經象雲綸象雷則不可山上有雷爲小過之象君子
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三者皆過於所當
過者而已若求諸雷山之象則不可凡此之類皆求
之大象太深者也象以言一卦之才爻以言六位之
情有是象則繫之以是辭擬之而後言非苟然也象
之象有取正體者如之大壯晉之錫馬蕃庶之類是
也有取互體者蒙比之筮大畜之不家食之類是也

有兼取正互體者屯豫之利建侯渙萃之假有廟之類是也有取卦變者井之改邑不改井噬嗑之利用獄之類是也有取時來者臨之八月有凶復之七日來復之類是也有取卦爻者中孚之豚魚小過之飛鳥之類是也孔子於噬嗑言頤中有物於鼎言鼎象也以才巽火烹飪也於井言巽乎水上水井於小過言有飛鳥之象皆一見之使學者比類而思焉其實彖辭或事或物莫不有象也爻之象有一爻之辭而兼五爻者若比六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是

梁谿全集

卷二十三

十

也有兼四爻者若解之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是也有兼三爻者若師六五田有禽長子帥師弟子輿尸是也有兼二爻者若姤之九五以杞包瓜是也有相應者若睽之厥宗噬膚遇主於巷之類是也有相比者若豐之遇其配主遇其夷主是也有取正體者鴻漸於木射雉一矢亡是也有取互體者若晉如鼫鼠用史巫紛若是也有兼取者若鳥焚其巢繫於苞桑是也有取卦體者若頤損益之龜大壯之牟剝之牀是也有取卦變者若无妄之不耕獲不菑畬巽之先

庚後庚豐之見斗見沫是也有取爻之剛柔者若豫有艮體爲介於石而困之剛爻亦爲石節有艮體爲不出門庭而同人之柔爻亦爲門是也有剛柔之爻兼取者若革之九五頤之六四皆爲虎遯之六二革之初九皆爲牛是也時物不同唯變所適雖取之非一端其實爻辭或事或物莫不有象也項嘗疑觀盥而不薦當作沃盥之盥謂其致潔誠以先之也及考諸象乃知爲裸鬯之裸蓋卦體有裸鬯之象其二體坤巽巽入也坤地也裸鬯入地以求神於陰所謂臭

陰達於淵泉者也裸灌盥其字通用見於小學是以知欲定彖辭不可不求於象也又嘗疑姤九五以杞包瓜杞之象在四謂初剛柔正應也及考諸象乃知象在九二蓋二居巽體巽爲木木之堅忍而體卑者杞也柔生於下如將蔓之瓜以杞包之使得所附而不高則柔道牽而不長以之者五也故爲以杞包瓜方姤之時其權在二其患在初故羸豕也魚也瓜也皆初之象也金柅也包也杞也皆二之象也使二能制初則剛柔相遇常爲姤而已不能制之柔道浸長

而變二之剛四陽皆爲之遯然則杞之權安得在九
四哉故二爲包有魚四爲包無魚爲是故也是以知
欲定爻辭不可不求於象也今考崧老之說亦以盟
爲致潔以杞在九四則誤矣凡此之類皆求之象爻
之象未備者也然區區妄見有與說易者不同而獨
與崧老合者如漸上九鴻漸于陸之類是也有大同
小異者如中孚之豚魚吉之類是也鴻之爲物以知
進退爲義進至于陵極矣故復漸于陸者以退爲進
所謂進退可度也故其羽可用爲儀吉在象則下艮
爲陸上巽爲進退是也而說者唯求進義至欲改陸
以爲達不亦過乎崧老雖不取象而亦以爲退之漸
者以義得之也中孚成卦二陰偶於中四陽周於外
蓋有胎卵孚保之象胎生之多者莫如豚卵生之多
者莫如魚故其象爲豚魚吉者聖人仁心感物及於
胎卵其政則所謂不麇卵不殺胎取鳥獸魚鱉必避
其孕乳之時是也崧老之說謂中孚有伏卵之象得
之矣而謂三之象爲豚四之象爲魚則非也方欲參
訂以崧老之是者正此之非而以考於象偶有得者

亦以告之庶幾有以互相發明也夫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猶今之像設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使觀象者有所考焉爾審象而得之如高宗以夢而得傳說循名而失之如燕人市璞而得死鼠由規矩以爲方圓然後可以議方圓於規矩之外也卽陰陽度數以求道然後可以見道於陰陽度數之表也相馬者按法式以求之則儀氏鞞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闕一不可及其至也則牝而黃牡而驪足以得天下之馬未能察馬之法式而曰我能得馬者妄也魚免得筌

蹄指涪酌流糟粕棄此爲得象者言而非求象者之事也所著釋象諸篇方欲卽此以求象詎敢自謂得哉然用心則苦矣平時觀書常思涉獵多以意讀而弗深考偶有所得隨亦忘矣唯筆削之則說而不通必思思而不得必考沈思博考心醉神開然後得之此訓釋前言所以不爲無補於學也雖然豈敢謂足以垂世哉聊以自娛永日而已易者憂患之書學於憂患之中乃能有得正猶詩之窮然後工也雖不欲示人至於友朋同志亦所不秘也今掇釋象中數十

條如前所言者錄致左右乘暇試以觀之或有可取
不至如宰予之對社願以一字定褒貶焉其垂於理
者亦望一一疏示琢磨之益正望於左右也然竊願
勿以他示蓋其間亦有未安隨得隨改者未欲拈出
惟弁此書能因便風錄以寄崧老幸甚時方艱難吾
三人者皆羈旅數千里外而書疏往反所論如此書
生習氣真可笑也互體卦變見於春秋傳所載占筮
之言其來久矣時來者剛柔相推相文之法俯仰者
卦之覆變九師之流各祖述之以自名家皆古法也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三

十四

漢魏間談易如京房翼奉陸績虞翻之徒則一概以
象而不及義故其取象迂濶而煩多悖於義因以失
象者多矣自輔嗣而降則一概以義而不及象故其
訓義不得辭之所指因失立象之意亦不爲少二者
胥失也孔子贊易蓋兼備焉象少義多者欲學者精
以思索惟於十三卦制器尙象大振發之者舉一隅
之意也平時嘗疑今之筮者惟用爻辭而彖辭幾於
虛設又諸爻皆變莫之適從因考古之占法乃知爻
有變則從爻辭如陳侯之筮敬仲遇觀之比曰是謂

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是也爰無變則從彖辭如孔
成子之筮衛元遇屯以示史朝曰元亨利建侯是也
二爻以上變則從所變之彖辭如穆姜之筮遇艮之
隨元亨利貞无咎是也如此之類非考則弗獲此思
學之所以必兼也亦恐欲知故因垂問時來俯仰附
著於此信筆作書不覺辭費然公方北歸我正南渡
自此書問勢難數通而况欲窺尋聲光耶會晤之期
益以遠矣故因論易華嚴之合輒以所妄見者以告
庶幾坐進此道則雖湖海阻遯未若談笑於一堂之
上其或未然切望鐫諭敢不欽承餘惟爲天下自重
不宜某再拜

再與吳元中書

某頓首啟元中宮使觀文相公鈞席比以尺牘託天
游附達當已塵浼道阻且修不果時問動靜良深嚮
仰春氣清和伏惟燕處多豫鈞候萬福頃見報得請
雖深恹雅懷殊闕士大夫之望其於善刀藏之則得
計矣區區旅食長樂粗遣羣盜幸王師以次削平更
得善後之策閭中可以少安山林間人均受其賜非

淺淺也大旆今尙寓龍城否湖南密邇勢不無震擾
卜居之宜更宜深入思慮爲佳崧老聞寄身蠻洞中
至今無耗可念可憐燕閒何以自適想游華嚴境界所造
益深甚恨阻邈未能一叩關鍵以釋蒙昧便風誨示
一一幸甚自前年秋還家得與骨肉輩相聚飽食逸
居早野晏起素餐之媿夫何復言第以族大累重未
能屏跡深僻隨分有人事不得一意所學如海上時
然特從道人野叟遊究攝生理頗覺有益石韞玉而
山輝水含珠而川媚斯言妙矣居瘴癘之鄉尤不可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三

夫

某再拜
不留意也近文數篇漫錄往以資一笑嶠南氣候不
常切莫爲國自重遣人還八桂寓此以承興居不宣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三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四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品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定李綱著

書七

與陳幾叟主簿書

與李蕭遠郎中書

與何伯恭龍圖書

與李封州致遠書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四

與蕭建功書

與宋景晉待制書

與周元中書

與李泰發待制書

與許振叔徽猷書

與秦叅政書

與呂相公別幅

與陳幾叟主簿書

某頓首幾叟主簿宜教執事間違之久每深馳情冬
寒伏惟尊候勝常梁溪之別忽忽五年經歷變故皆
典籍之所未嘗有此固平日之所深以爲憂者第不
謂若此之遽而又一身當之也靖康初見與諸季書
獨不蒙枉教意以僕在政府故及其冬謫雲安道筠
袁長沙留頗久去吉爲不遠亦不蒙一字之辱竊致
疑恐有見鄙於朋舊者又思幾叟相知素厚設有未
然亦當有以教之未應遽踈外也用是恐悚莫知所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四

二

以蕭懋德來辱書所以開諭甚至前疑頓釋乃知音
問之踈但以近世貴人待僕耳此非所以望於幾叟
也某迂拙寡與逢時艱難進不能持危扶顛以濟

國家之急退不能防患保身以爲自安之計力小任
重不自度量過情之譽暴集無實之毀隨至再奮再
躓幾至於顛踣而無所容荷上覆照保全使處於江
湖善地念思省咎以感以慙夫復何道第世故方爾
天下所望如中立者亦不過奉身而退少尹欲鋪其

尹作伊

糟而礙其醜一跌而殞蓋其難如此可勝嘆哉雖然

凡此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追思了翁平生私憂過計之語今日皆效智如著龜使人益嘆仰耳見示默堂箴碑本使得置之座右愧感無已如僕者動罹憂患正坐不能默耳又欲使之有言其何辭以告輒捨了翁遺意作四絕句以塞來命願芻以示人也蕭懋德遠見訪愧無以答其厚意風度夷曠趣操端亮不問而知其嘗從了翁遊也君子之澤能入人深如此見懋德云幾叟有欲相過意果然嘗作書張舊令就提刑司求檄幸見報也欲所言者非固不盡正

梁谿全集

卷一百一十四

三

寒千萬良食自重不宜某再拜

與李蕭遠郎中書

某再拜蕭遠郎中執事頃於王堯明處講聞甚久願見未遂每深馳情辱書所以慰藉勤渥佩服無諭凝寒不審動靜復何似某踈拙寡與適當國步艱難之秋進無持危扶顛之策以副圖任之意退無防患弭謗之術以爲保身之謀仰荷上恩寬覆處之江湖善地茲者移居澧陽雖使自擇不適如此感懼之深夫復何道承詢以讀易之學厚意何以當之士固有

終年同處初不相知亦有未嘗會面而意氣膈合者
與執事初無一日之雅而遽以二書告之非意氣相
期何以至此憂患之餘正欲以此洗心第鄙暗未能
有所悟解願以深所得者發藥之幸甚汚澁相去不
遠倘得少安繼此可以通問歲云暮矣切莫良食自
重不宜某再拜

與向伯恭龍圖書

某拜啟伯恭知府安撫龍圖執事自適嶺海不敢復

與中州士大夫通問獨切懷仰旬日前領所寓臨川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四

四

書專使來又辱教貺感服至意亡已竊審奪哀以從
王事邇來孝體支福尤以慰浣區區南渡次瓊山忽
奉德立日聽還大恩難報第深感涕假道廣東以
歸訪家於江浙未知川途通塞何如世故至此痛憤
何言聞諸道路長沙倉卒之變微妙手彈壓卽湖湘
間當大擾矣垂諭又得其詳良以嘆服靖康初巨寇
臨城而姦民乘間作過擇情重者治十餘輩以故踰
月帖然迨有五月二日之變始紛紛劫掠親持所得
丙侍家弓刀之屬詣行營者一日之間至千餘人推

倡率者得二十餘輩梟首號令餘皆叱遣人遂以爲
好殺殊不知京城持仗爲盜法皆當死矧此時耶以
法言之乃所貸者千餘人借其首以行吾令者聊
復爾耳此意罕有能識者今足下乃能如此豈不真
可嘆服哉嗟乎誅一以懲萬則謂之好殺治兵以自
強則謂之主戰持此議以禦今日之患憂夏乎難矣
哉以足下了了於此故漫及之然威信旣著之後却
須拊以恩意使恩威並行何往不濟更有一事凡經
變故小民必乘時以掠富家不但卒伍而已誅之則
不可勝誅不治則啟僥倖樂禍之心其患在後當於
事完威行之後置一官司出文榜立期限俾得闌遺
之物一錢以上並有陳納過期因事彰露爲人告發
並置之法旬日之間當已山積矣必爲二籍有記號
者歸其主無者以助軍費公私兩辦而小民有所懲
此唐人以棘闌收華清材石術也足下旣辦上段此
下段不敢不以告頃治金陵叛卒嘗以此語守土者
而不能用迨今以爲恨然又須乘時爲之旣久則須
斟酌耳僕自寓瘴海隨行使令者物故過半獨父子

幸無恙不爲瘴毒所染然賤軀得重腿之疾行立皆妨殆爲廢人矣天幸生還採薇散髮若脫兔之投林今適其時賴足下輩努力爲宗社計捍患禦侮使得安於邱壑間矣幼年術者謂命似東坡雖文采聲名不足以望之然得謗譽於意外渡海得歸皆略相似又遠謫中了得易傳論語說尤相合者但坡謫以暮年僕猶少其二十歲坡澹耳三年僕瓊山十日比之差優至坡歸以承平無事之時僕歸以艱難多故之日則不可同年而語也此行往返先兆甚多皆非人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四

六

爲以此處之粗能恬然海上閒亦作詩文以娛但不敢以示人亦無可示者因來論漫錄近所作一卷去亦有韻語一篇奉寄聊發數千里一笑觀畢卽束之高閣恐有照管不到處且免箋註也元中間通書尙留龍城未有所適崧老今猶寓修水否得舍弟輩九月間書已挈家如浙東亦未有定居此行姑詢訪就之貴聚今留臨江惟挈來長沙在今眞覺有累然不必過慮也惠龍焙毛穎甚荷蓬萊香少許漫致海南遠意未期合弁千萬爲國自重途次具報不宜某啟

與李封州致遠書

某拜啟致遠知郡學士執事都門之別踰一紀矣庚子歲在閩中嘗一通問爾後不果嗣音然景嚮之情不少忘也歲前自海外蒙恩北歸次繡江詢汭流郡守乃審從者屈臨偏壘方欲具尺牘以承動靜使至竟先翰墨之辱慰籍之意良厚愧佩無諭新春伏惟尊候多福區區自宣和末以迄於今經歷變故皆載籍所未聞所蹈危機亦古人所罕有靖康間事諒已稔聞不復具道建炎初睿主龍飛首被考慎之選力辭不獲則思欲畢精極慮以圖報萬一而迂愚寡與愛莫助之動輒齟齬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則又遽乞身而去誠以艱難多故之秋非貪戀榮寵之日暫進亟退非得已也後一年竟以人言遂涉鯨波罪覺之深分死海上不歸骨中州矣大恩聽還實出望外第深感涕與賤累輩相別跨涉四年歸心如飛至容南適感瘴氣又傳報江湖間寇盜驚擾紛紛憂憤之深宿病大作須調治稍安又道路無梗然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四

後敢行尙阻承晤馳情何量敢冀爲時自厚前近光
寵草略具報幸察某拜

與蕭建功書

某啟懋德承務執事崇陽之別忽涉三年自適嶺海
不復與中州士大夫通問久不嗣音然懷仰之情未
嘗少忘也專人來遠辱書翰殊荷眷眷之意且審動
靜尤以爲慰眷深邇來體氣勝常區區南渡次瓊筦
蒙恩聽還出於望外第深感涕海道往返幸無虞
歲前行次容南方欲問津五牟渡庾嶺由江西以歸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四

八

浙中忽傳虜騎南牧江湖紛擾道路梗阻不免少留
繼聞洪撫不守諸郡望風皆下良用駭愕峽江深僻
當無兵火之憂想亦隨例驚擾今已宦牯否遠方殊
不聞行在近耗此情何量非晚或取途閩中以歸
如江西已平靜卽假道亦未可知世故至此良可痛
也錄示李先之著述分筆墨感哉海上逾年了得
易傳內外篇及論語羣說頗有所發明甚恨未得晤
語漫錄去一冊可以見其梗概詩二篇聊發數千里
一笑須近文分字附三軸去餘未暇及何當會慰此

懷臨楮增情千萬爲器業自愛某啟上

與宋景晉待制書

正月二十二日

某頓首拜啟宮使待制執事南都之別首尾六年無
從通問良積嚮仰使至伏被翰墨副以長牋辭氣繁
然所以慰藉良渥感服何已竊審履茲新春台候多
福爲慰區區無似當靖康初荷淵聖特達之知審
觀夷狄憑陵中國之難未已願茲微力蓋恐桑梓翦
爲龍荒正猶救焚得受此賴豈敢言焦頭爛額之功
耶異意者沮之動失機會讒問百端竟以罪逐其後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四

九

都城失守鸞輿遠狩每一念之未嘗不痛心而泣血
也建炎龍飛首被掄選踈迂寡助自度終不足以
副委任責成之意亟丐罷歸而噴有煩言殊駭聞聽
仰賴睿明有以察其無他始從遠斥海嶠踰年濱
死屢矣旣蒙恩宥許以生還又荷湔洗盡復舊秩
永唯天地之德何以論報然連年奔走繚絡萬里深
冒瘴氛疲病有不可勝言者近自江東携家以居閩
境踈伏深僻庶幾少安而隣邑羣盜蜂起殊未奠居
迫不得已又須遠適茫然未知稅駕之所憂患之餘

何以堪之承來誨乃知從者亦因寇攘屢更遷徙嗟
乎每讀前史當亂離之際撫卷而永嘆者不謂身見
之也垂示龍德親筆石刻伏讀流涕方議奉迎蓋
有難其行者所以力請而不顧正欲解紛釋疑使兩
宮安則天下安矣幸如所願而讒夫因以媒孽且爲
進身之資所以不能少安於朝者蓋造端於此迨虜
騎臨城淵聖感悟知所疑之不然始出耿聶而罷
唐恪然亦已晚矣拳拳孤忠天實臨之此蓋執事之
所親見聞者故敢因誨論輒及皇恐皇恐建昌方擾
雖村落間恐非可安之地承欲趣潭泉間甚善亦謀
此行第道阻未果如少遲之耳無官守者何往不可
而任責者不然近世以一概處之可乎未緣承晤臨
書增懷千萬良食自重門中均慶聞太冲寓止相近
因見煩道意迫冗上狀不宣

與周元中書

某頓首元中賢契執事崇陽之別忽忽涉四年矣自
適嶺海無由通問每深懷仰已酉之秋嘗得李道夫
書言足下欲相從於鯨海之上意謂聊復爾爾今奉

來教連幅陳義粲然乃知果蹈前約往返數千里冒
犯瘴癘間關險阻亦已勤矣雖道途相失荷意之厚
何以當之嗟乎僕遠謫雖平生親舊有不復相聞者
而足下眷眷於我如此當於古人中求然不免爲今
人所笑奈何兼審行李已達溫陵卽日體氣勝常爲
慰僕前年春間有萬安之徙未受命卽行夏秋之交
次雷陽適海南黎寇猖獗未敢南渡其冬官軍破賊
乃乘桴次瓊筦兩日而德音至蒙慮許自便留十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四

十一

南傳報虜騎深入江湖間大擾道塞不可行宿留至
春暮得寇退報且知家寓鄱陽屬邑幸無虞乃由籬
梧康端廣惠循梅以趣臨汀意欲身留建劍間遣子
翁孳家來會適有王璣潰軍之變不果因自盱江訪
家於山谷中幸骨肉少長無恙留兩月與姻戚會聚
始得扶老携幼歸寓昭武之泰盍蓋鄉邑也地僻民
淳方且安之偶隣境盜起連破數縣環視皆戰區勢
不可處則又冒險遷徙得達長樂纔數日耳奔走五

年間繚絡萬里餘幸且頑健又蒙上恩悉還舊秩

近復竊祿宮祠僥倖多矣以足下眷眷於我故詳布
之自溫陵至此六驛願卽命駕見過徐議所適可也
在海上了得易傳內外篇頗究聖人立象立意之旨
冀足下來一觀有以訂正之行卽拊會希慎愛燈下
艸艸不宣

與李泰發待制書

某頓首啟泰發知府待制執事久不承動靜正此懷
仰季弟至自浙西辱書所以勞誨良渥慰佩無諭歲
暮苦寒比來爲况何似伏惟台候萬福區區徙家關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四

十一

嶺雖頗深僻然狗偷鼠竊蜂屯蟻結所至紛然未知
得安居否流行坎止姑隨緣耳伏承峻陟崇班殊副
士論臨安重寄非宣城比以偏壘嘗試之效當方面
可爲之時宜賢者之所優去就之論第恐不能如雅
懷也嘗愛賈生有言曰爲人臣者主而忘身公爾忘
私國爾忘家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故父兄
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
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
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

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俱安自古以來未有不如此而能立國者然守圍扞敵之臣所以死城郭封疆者豈徒然哉平居閒暇之時講明扞守之策內告於朝外施於事在我者盡矣一旦有不虞之患則死之此之謂死職若夫告於朝而不從施於事而不可則所謂有官守者不得其官則去者也豈可顧戀寵祿捨所重而取所輕哉近日習俗頗與此異正賴賢者有以振之耳憂患之餘血氣益衰痼疾間作不復有意於世扶危拯溺未墜此道非公輩而誰故敢盡告正阻承晤臨書增懷千萬爲國自厚謹啟布問不宜某頓首啟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四

十一

與許振叔徽猷書

十二月初八日

與許振叔徽猷書

某頓首拜啟振叔提宮徽猷執事虎邱之別迨今年自適嶺海無緣通問第深翹企季第還自浙西遠辱教貺且聞動靜之詳感慰無量歲晏苦寒邇來爲况復何以伏惟台候多福區區蒙恩北歸繼復舊秩皆出望外慚荷何言秋半次鄱陽初冬携家還鄉目前粗安流行坎止姑隨緣耳末由承晤敢冀以時

自重謹奉狀不宣某頓首拜啟

別幅

某悚息相別五年之間王室變故土宇分裂生靈
流離一至於此念之心惻兩河繁會之地聞盡爲左
礫之場田園雖有存者詎復敢保前此不敢自愛願
出一手正懼桑梓剪爲龍荒不謂事與願違雖欲爲
焦頭爛額之客而不可得身蹈大禍幾不脫垂涎之
口回顧潸然夫復何道見季弟言從者所居幽勝可
人意頗安之今日之事猶之棋然宜觀局勢不當留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四

十四

滯一隅以貽後悔也無官守之責何所不可願詳處
之辱愛念及此悚悚某悚息

與秦叅政書

某頓首拜啟叅政大中臺座初夏清和不審動靜何
似伏惟翊贊多暇神所聽勞鈞候萬福靖康間幸獲
承晤方事之叢不果欵奉迨今慊然建炎初次南郡
聞公當朝廷變故之際精忠許國臨大節而不可奪
隨奉變輿北狩沙漠私竊慕仰未幾丐罷機政退
藏山林人言沓來繼謫湖海當是之時南北阻絕意

謂無復有逼問之期况得窺尋聲光耶去秋蒙恩
還有海上訪家江南聞公脫身虜帳歸次行在驚
怵交集求之載籍蓋亦罕有非忠貫金石神明扶持
何以得此念欲具尺牘以通勤拳之意時方挈族如
昭武席未及暖羣盜紛起勢不得安復徙長樂轉側
兵火間無復須臾寧以故稽緩負負無可言者伏承膺
受省知進參大政士大夫交慶而區區之懷至
於喜而不寐者正人在朝善類有依公道旣伸天將
悔禍蓋爲宗社計也方今天步艱難國勢削弱外有

梁谿全集

卷二百四

五

強敵之憑陵內有猾賊之紛擾兵驕財匱士氣益衰
願公勿滯一隅目前之安而觀天下之形勢豈不深
可寒心哉惟公直諫公忠久孚中外進用廊廟適當
國步艱難之秋竊計密侍帷幄嘉言讜論起沃帝心
知無不言者故未易縷數竊願以一言爲獻者杜子
美所謂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而已天下之禍多
出於大臣顧寵祿而保身故李林甫薦蕃將帥邊利
其無入相之資而啟安史之亂王黼起燕山之役爲
固寵之謀而致金人之變事若出於一轍者保身之

智周也保身之智周則謀國之術疎許國之誠篤則謀身之計拙二者不可以兼得然自營之私雖若甚巧而身卒不能保者多矣以公滅私外其身而身安者老子所謂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者是也公生明偏生暗以公用心則一切法成以私用心則一切法壞故人臣極位以公名之眷注之隆早晚當正鈞軸攝念如此天下幸甚區區比年以來遭厯憂患傷懼譏謗皆人之所駭聞者自非苟上因心覆察其無他終賜保全則雖欲視聽食息於今日豈可得哉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四

六

自適瘴癘之鄉血氣日衰志慮凋耗疾病相仍今一臂重痺幾不能舉恐終爲明時廢人矣跽伏山林保養餘齡望願止此豈敢復論天下事然在猷畷而不忘君非特激於忠義利害休戚實相與同之朝廷安則天下安天下安則此家此身始有容處以此又未不能熱然於心今日之事念之審矣眷照之素輒敢及之借易借易正阻叅承敢冀上爲宗社善衛生佇膺夫祥以福天下謹奉啟布執事不宣

伏審介圭入覲渙號誕敷陞亞保之崇資付冢司之
魁柄恭惟歡慶平章僕射少保相公秉心克一經德
不回勵憂國愛君之誠精忠自許膺出將入相之任
文武兼資一人眷注之隆四海具瞻之切老成登庸
中外交欣矧茲衰病之餘素荷照知之厚其爲抃躍
倍萬常情輒裁短啟以敘慶賀之意伏幸鑒察

昨者率易以拙篇見意方懼冒昧塵瀆伏蒙不鄙特
賜屬和旬法之工竊用嘆服許與之厚何以仰承謹
當藏之篋笥永以爲好傳云雲來有榮耀焉不勝感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四

七

佩之至

伏承垂訓能平內寇然後可以禦外侮此言盡當今
之要務矣建炎初亦嘗以此意具奏以謂盜賊皆吾
之赤子調護失所故至於此招撫以爲我用其利甚
溥光武之用銅馬曹操之用黃巾皆得其力然威令
不伸而徒以區區姑息之恩結之非徒不得爲用而
患難之興未艾也是時李昱鴟張於山東杜用竊發
於淮右叛兵潰卒蟻結於黎驛魚臺皆去行在無
二百里命將四出不旬月間斬馘平殄殆盡其餘巨

寇以次招降使之渡河故一時盜賊稍遂宜謚者以
上意明斷而不疑也今江湖間巨寇以十數多者衆
至十餘萬跨據州縣如來教之所諭非以宿將重兵
臨之豈易控制哉州縣不得施其政士民不得安其
業內不宣而欲求外患之弭難矣願公爲上建明
條陳盜賊之當討者命張韓之流總兵捕逐以次削
平其就降者必羈縻酋首分散徒黨擇精銳者別命
將以統之使爲我用乃可自江以南盜賊旣平財貨
可通生民有蘓息之期中興之業可振起也因誨諭
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

六

故敢借易及此皇恐皇恐

伏承誨諭祖示軍旅將佐舊制與近年開端而難
繼者非誠心體國何以及此不勝仰服自兵興以來
如此之弊不可勝數今少保相公當國洞見弊端正
當權之以術銷之以漸使得復其舊天下幸甚驟而
革之則物情駭矣願深留意於此然區區之愚竊願
有獻者振起中興之功當以明功罪別邪正內君子
外小人爲先根本旣固則枝葉自茂元氣旣正則疾
病自痊此在公度內而輒敢以告特照有素且當世之

務莫急於此也借易皇恐皇恐

今皇恐皇恐

竊觀自昔有爲之相遭時遇主共濟艱難者必先爲之規模譬猶大匠之作室門廡堂奧皆已素定於胸次鳩工掄材積日累功而後大厦成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功以志崇者其規模也業以勤廣則有積累之漸焉所志者小而責其大功固不可得規模既定而欲求效於旬月之間者亦未見其可也建炎之初規模在於兩河兩河者中原之屏蔽也既失之矣今日之策規模在於淮甸荆湖淮甸荆湖者江左之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四

九

屏蔽也詎可後哉六朝之所以能保江左者以藩籬在淮甸而荆湖上流皆有強藩巨鎮以爲控扼李唐所以能都建康者以有淮南其後淮南歸於周則有豫章之從勢使然也爲今之計保有江左恢復中原莫若以料理淮南與荆湖上流爲先命大將總重兵據形勢務屯田招集流亡且耕且戰外捍強敵內靖羣盜積穀通貨養士訓兵一二年間藩籬之勢成國勢既定事力有餘然後可以議進取此今日之時務也時變不同而欲以昔之策施於今是猶膠柱而鼓

瑟必不可矣周王朴爲世宗畫策必取淮南者先易而後難也今日欲復區宇必料理淮南荆湖者先近而後遠也願公無以人廢言爲宗社計加慮於此天下幸甚

閩中自去冬以來盜賊紛擾上四州率皆殘破駸駸及下四州矣其源起於范氏益有爲之謀主者包藏禍心有所窺伺待時而發近者狂悖之語形於移文擅起民兵焚掠諸邑跡狀顯著而官司無敢誰何者自招安以來酋首依舊握兵徒黨未嘗放散竭一路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四

二十

膏血以養之所費已八十餘萬未有藝極藉寇兵資盜糧不知此何理也福建爲浙東屏蔽通道一廣朝廷今日豈可不留意於此程殿撰書中必詳具覆此不復覩縷幸冀照察

某罪戾之臣蒙恩復職出於望外實自陶鎔之賜豈勝感懼自居海濱得重脰之疾宿瘴間作齒髮凋耗行步艱難恐不復久爲世間人矣方將餌藥扶衰庶延殘息以觀中興之偉績得與田夫野老同受大賜何幸如之

梁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四

卷一百十四

三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五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品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定李綱著

書八

與呂相公第一書

與呂相公第二書

與呂相公第三書

與呂相公第四書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五

與呂相公第五書

與呂相公第六書

與呂相公第七書

與呂相公第八書

書八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品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五

伏承 旨命除某荆湖廣南路宣撫使顧惟跡拙罪戾之餘何以得此實自陶鎔推挽之賜豈勝感服竊念某累年憂患異於常人瘴癘所侵宿病間作血氣凋耗心志不寧事緒稍繁即覺方寸憤亂近以所居卑濕得重脰脚弱之疾呼醫用藥久猶未效使之膺方面之寄節制數路經營羣盜實難勉強必誤國事力具奏辭免而近降指揮內外官司不許收接文字悽悽之誠無由上達敢望鈞慈矜憐孤跡特與將上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五

敷奏許之罷免使得依舊宮祠纂訪醫藥以養病軀莫大之幸輒以奏狀及錄白副本納上奏狀對文字某再被都督劄子諄趣上道又蒙誨諭屏去尋常禮數感懼之情良不自勝近年士大夫辭免恩命固有始以為禮者如某迂踈見於已試誠不足以當委任之重如以疾病醫治久未痊愈難以勉強力祈罷免非備禮而已朝聞命夕就道古人有之然皆素為將帥部曲甲兵色色備具故可如此人朝廷起某於閭廢之中所降指揮惟得任士安兵千餘人其餘條

具畫一件辟置官吏差破諸色人應副錢糧起發之類皆不該載雖欲力疾上道豈能辦集兼某累年以來遭羅証謗皆駭聞而難堪者朝廷未曾與辨明而○遠使之當閫外之寄尤非所宜提千餘疲卒以臨數十萬盜安能有濟敢望鈞慈矜憐特與敷陳追寢成命莫大之幸况已有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今又置此一司似乎重疊節制行遣一切妨礙使州縣何以遵稟備禮置之不若不置之愈也荷相公眷念有同骨肉故敢冒昧輒布腹心惟恕亮幸甚情迫詞切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五

三

惶恐無地

伏蒙垂諭江浙福建盜賊漸次平靜惟荆湖巨盜紛紛非重兵不可掃蕩必得孟韓二宣撫引兵到彼方能殄滅內寇旣除方圖外患先後緩急之序誠如鈞誨所及韓世忠勇而有謀決能辦此外議恐朝廷別有使喚去處未必爲此行切望相公矜念荆湖兩路盜之衆不及時討定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惟留意主張毋輟韓侯使副孟叅政了此一事爲善盜賊旣定

長沙帥守遴選其人置衰病者於度外使得且就閑

養異時驅策所不敢辭異鈞念某再拜
伏蒙垂論僞齊有不可討之理不萬全不可輕舉鈞
慮及此天下幸甚兵法知彼知己乃可以戰如誨諭
所及可謂知彼矣知己則未也自比年以來國勢削
弱將士驕惰今方漸有振起之意譬猶病人有向安
候正須自養而欲遽與人鬪可乎爲今之策莫如自
治旣平內寇則以料理淮南爲先某嘗獻此於左右
矣而料理之說必先爲之規模六朝所以能保有江
左者以強藩巨鎮布列淮南爲之屏蔽也今宜擇要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五

四

害之郡以爲藩籬而於督府置大帥以摠之以今沿
江重兵及荆湖將來招誘之衆分屯營田且耕且戰
招集歸業之民懇闢耕鑿幸歲一稔積蓄漸充武備
修飭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乃可徐議其餘此規模先
定之說也近年以來深可惜者淮南諸郡多付盜賊
以爲鎮副使夫建侯於經綸屯難之時固所當爲然
不因功德而以與不可制御之盜賊責其能布宣德
澤於平居無事之時捍患禦侮於倉卒變故之際何
可得哉今宜漸收鎮撫使元係盜賊不得已而付之

者如孔彥舟輩優與官職駕馭用之而所領州郡擇人爲帥漸成屏藩之勢乃可立國至於欲有所爲則須車馬甲兵將佐偏裨織悉具備糧食財用種種優裕士氣已振而又有可乘之機會然後可議不然則在今國勢豈宜更有差跌哉此在相公度內乃蒙下詢故敢竭盡其愚伏幸諒察皇恐皇恐分再拜

與呂相公第二書別幅

竊觀邸報伏審光膺典冊開府建牙兼將相之大權當中外之大寄恭惟歡慶都督特進僕射相公精忠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五

五

許國勳業格天常有親提虎旅掃除氛祲之心果膺授鉞齋壇總督中外之命方今時運將康國步猶艱必得一代之宗工當王導謝安之任乃能振起中興恢復土宇是宜斷自淵衷特頒異數以千載久廢之職付之信臣俟垂而仰成也某久荷眷知之隆幸出指呼之下其爲欣忭倍百常情更望益勵壯猷茂建殊績以對揚天子之休命不勝頌詠之至

某疎拙寡與獨荷相公傾蓋相知意氣昭合自經憂患以來尤欲退藏省事不謂過蒙獎借今茲設恩

實自推挽豈勝悚佩衰病相仍心力凋耗深恐有誤
國事輒具辭免仰煩敷陳 上恩過優不容遜避特
遣中使降賜諄遣益深惶懼迫於 天威不敢不力
疾上道然瘠朽之質其實無堪已再具奏乞檢會前
奏特賜罷免更望鈞慈曲爲奏陳俾遂所請以全晚
節不勝幸甚仰恃眷憐謹布腹心敢冀垂念干冒不
勝悚惕之至

伏蒙 朝廷頒降相公昨任江東安撫大使日陳乞

畫一指揮許令遵用竊觀其間論請兵及乞差武臣

梁谿全集

卷百十五

六

總管措置控扼等事可謂周盡事情已比類條具陳
請外更有小節未備去處亦已條畫申明惟是荆湖
兩路疆界濶遠接連襄漢四川襟帶江淮二廣爲東
南上流目今盜賊蜂屯蟻結見數者二十餘萬非得
重兵豈易招捕福建江西荆湖宜撫司將來討定盜
賊之後須還 行朝本路分屯駐防扼要害之地以
備強敵非得兵五七萬人安能足用今依畫一內申
請纔得二萬之數又須旋行踏逐閒廢之久亦莫知
兵將姓名數目所在始以耳目所及者陳乞止有八

千餘人惟岳飛及吳錫韓京吳全數項軍馬見在湖
南依近降指揮合聽某節制亦乞撥充前項數目聞
岳飛者忠勇持軍頗有紀律輒具奏乞依畫一陳請
差充本路副都總管敢望鈞慈特賜敷奏俾從所請
不勝幸甚其將來控扼合用兵數尙闕容到本路續
條具申稟次

某向者上狀輒以荆湖置兩宣撫事體相妨仰瀆鈞
聽伏蒙垂諭兩司不相節制區區之慮正不在此昔
唐兵圍相州郭子儀李光弼皆在其間而九節度之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五

七

帥所以皆潰者蓋以節制不專之故今宣撫兩司同
在一路招捕盜賊支取錢糧辟置官吏號令平等無
緣一一相合朝廷何以責成某已具奏乞許罷免
或明降處分將兩司職事區分庶幾有所遵行不知
朝廷之意以爲何如伏望鈞慈早降指揮施行重蒙
垂諭且往二廣撫定諸州以俟孟韓回師上荷軫念
然事欲求成必先正名名不正而欲事之濟不可得
也今兩司皆是宣撫而兵將多寡事體輕重甚相殊
絕深恐將來虛受其責更望照察有以處之不勝幸

甚皇恐皇恐

承都省劄子備奉聖旨令相度由汀道之任已依稟相度具奏朝廷如欲令速到本任措置本路職事莫如自江西虔吉以趨衡潭如必欲令取道二廣路極迂遠三倍於江西又方暑月瘴癘正作而英韶循惠間皆有寇盜其勢非得重兵不可以往須就建康虔吉等處俟候陳乞踏逐諸項軍馬齊集乃可前進又曹成一項賊馬已犯廉賀二廣兵弱亦須重兵乃可措置招捕兵力不足未見其可伏望鈞慈特賜梁谿全集卷二百五

八

亮察早降指揮使可遵稟施行

兵行以財爲先蒙朝廷專委荆湖漕臣爲應副而漕臣兩員並不知任已於畫一中具奏踏逐到朝奉郎王淮可以倚仗伏乞差充湖南轉運判官又知鼎州程昌禹任內招捕盜賊循州兵民頗有勞績近已任深慮別差官未必能如昌禹欲乞且存留在任伏望朝廷特從所乞不勝幸甚

比者上衆人還特辱寵賜教咨詢諭周悉眷勞有加感刻之情無以爲諭不審大旆已未起離行闕將

來駐師何地如聞少留建康諒惟措置經略已有成
算某竊不自揆嘗以料理淮南以爲藩籬蓄銳待時
之策獻於左右更望深留鈞意不勝幸甚

與呂相公第三書別幅

不審總統大軍已次何地如聞自鎮江少駐建康伏
想指畫已就緒屹如長城盡護江表甚慰中外之望
某亦已開司非晚啟行第以踈拙衰病之資輒當闡
外委寄之重愧思之極夙夜靡遑尙冀仰賴庇庥未

卽罪譴拳拳之懷非面稟莫旣萬一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五

九

某憂患之餘衰病日加本不敢當數路重寄咫尺

天威臨以使命不容退避仰恃相公當軸照亮有素

聃勉就職已於二十四日開司擇五月六日啟行種

種皆旋辦集殊覺費力任士安兵千餘人逐急分作

三軍數百人不成部伍平時使將帶之任固無不可

今荆湖二廣盜賊如林非得重兵何以鎮服又蒙指

揮取道廣東撫定諸州今曹成一項賊馬已破連賀

侵番禺其眾十餘萬除老弱婦女外少壯能戰者不

下三萬人提千餘卒豈能使之畏威懷德肯就約束

切望相公垂念檢會畫一近奏依江東安撫大使已
得指揮所踏逐兵早賜差撥如其間已有占破者乞
自朝廷別差一項近上統制官自成一軍者付某
使喚不勝幸甚
得廣東報曹成軍馬已破賀州占據懷集縣係廣州
屬邑不數日可至番禺林帥以繞兵界首捍禦爲名
不在城中誰與固守勢殊可慮得密院近降指揮曹
成如犯廣南令岳飛追襲掩擊深慮勢力不敵未能
夾勝非得韓少師率兵一行恐難制其死命緣廣東
梁谿全集

卷二百十五

十

非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路分乞自朝廷降指揮
令不拘路分前去招捕庶幾有濟某如蒙朝廷差
撥人兵齊集亦可自英韶前去以遏其衝與韓聲援
相接但兩司不相節制須得指揮令同共措置爲善
申都省狀論之甚詳伏幸加察
申都省狀五件恐相公已起離行在別錄一本致
左右伏望特以一言奏上庶幾淵衷取信朝廷
一一應副施行非特某蒙被大賜而已幸冀照察

竊承大旆已起離行闕不審總師今次何地方此隆暑伏惟衝冒跋涉有勤輿衛精忠許國竊計不以爲勞也規略之遠佇觀恢復迄用有成以隆宗社無窮之基以慰四海傾徯之望無緣躬受約束但有瞻跂

某力疾上道已次南劍閉廢之久乍總戎律殊非所宜加以擷置一司種種旋行辦集尤覺費力以綿薄而當委任之重夙夜震懼不遑宣處數日來髭髮皆白精爽皆耗乃知憂患之餘所傷已多不可勉強如

梁谿全集

卷二百五

十一

此荷照知之厚不審蒙矜念否近具畫一申請兵糧之類至今未奉朝廷回降指揮引領望之以日爲歲日被密院劄子令處置諸處盜賊亦得荆湖廣南州郡文移乞發援兵本司目前得任士安兵總千餘人無可分撥不過行移劄牒備禮而已當職任而無實以稱之良自愧忤敢望相公特留鈞念無推挽之於前而使之顛沛於後幸甚幸甚

密院劄子有旨令某徑詣廣東保護本路已依稟遞迤前去然曹成賊馬侵犯廣東近在數程之間而

其置司之初總兵上道其去廣東遠在數十程之外使賊果猖獗安能有及又所將帶任仕安兵除輜重火頭外結成隊伍不滿千人縱使奔趨到彼疲乏甚矣以千兵當十萬之眾其何以戰非得朝廷應副前奏所踏逐兵稍成軍容勢決未可輕動如蒙敦奏俯從所請遣韓侯行使與某同共措置卽由南雄英韶徑趨番禺循梅潮惠一帶勢便安枕可以責辦軍賦會合岳飛許中之兵三道掩擊決有可勝之理策無出於此者幸相垂念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五

七

近得廣東林帥報曹成賊馬旣破賀州遂犯封連亦聞有就招撫之意雖賊情狡獪不可信仗然而撫之使果能改過自新夫復何求倘或疑貳俟廣東有備因而圖之亦未爲晚昨日奉密院劄子令孟韓二帥分撥軍馬應援岳飛會合廣西許中兵夾擊期於淨盡擊之是也第恐廣東未有備賊逼重兵必乘虛以犯番禺林帥旣以提兵防扼爲名不復城守深慮失番禺則其餘州郡望風奔潰爲害有不可勝言者今日之策非得韓侯親提兵以臨之未見所以挫遏

賊鋒保全二廣之計某已具奏乞韓侯不拘路分前去與分撥軍馬意已相同但遣他將不若韓侯自往之萬全必待他日二廣殘破而後遣則無及矣僭易惶恐惶恐

相公都督中外委任之重眷倚隆矣然議者猶謂王導謝安昔居此職初不去朝蓋艱難之時斡旋機柄進退人材規模遠略以圖恢復皆當處中以制外擇任將帥如腹心之使股肱乃爲得計區區前書所以言相公不可一日去上左右者正爲此也其詳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五

三

更託李叅議道鄙意幸望鈞察僭易悚息悚息

朝廷初議欲以廣南財賦經理荆湖所以使某由廣南之任者欲令與孟叅相避而已今則不然荆湖巨寇反在二廣某之此行又令保護廣東與元降指揮殊爲不同非得重兵其何以濟正猶疾病証候旣變則所以治療之者亦不可執伏望相公特爲以此意敷奏如蒙朝廷應副使可圖尺寸之效雖觸隆暑冒烟瘴以赴一方之急所不敢辭也伏幸留念

不審大旆今次何地果於何所置司傳報不一皆未
敢以爲信然顧惟長江表裏遠暨荆湖盡屬部封防
秋以迫當使號令絡繹於路得以遵稟約束預爲隄
防以免踈虞且知大府次舍所寓緩急有所控訴莫
大之幸方今強敵未衰僭竊密邇日有窺伺東南之
意明斥堠廣耳目多遣間諜以知其情最爲急務至
於警急之報亦宜密切行下諸路俾得先事爲備伏
望鈞慈特賜鑒念

某總師已次建昌南豐本欲取便道贛上爲廣東之
梁谿全集

卷二百十五

十四

行忽被受金字牌降到指揮以曹成已就招撫令徑
往長沙之任及催促孟韓二帥措置事宜交割與某
訖發赴一行在韓侯一行軍馬就建康駐劄岳飛亦
有屯駐九江指揮事體與日前措置頓然不同莫知
所謂豈江北之有警故耶孟韓久駐廬陵以時暑之
故未曾措置盜賊獨曹成一項爲岳飛所破餘黨有
就宣司招撫之意未知今復如何其餘劉忠李宏揚
華雷進楊么鍾相殘黨皆負固自若馬友之徒亦未

曾放散今名將重兵一旦盡去以二十餘萬盜賊交

割與本司使以所得數千烏合之衆當之其敗事必
矣輒具奏及申使司乞存留岳飛於潭州駐泊聽某
節制使率馬友以討劉忠決須成功自餘羣盜皆可
以次招捕雖二大帥班師未有害也不然實難以虛
受重責亦具申稟敢望鈞慈留念幸甚幸甚

與呂相公第六書別幅

昨孫宣幹行弁續差使臣兩具竿牘候問記室必獲
呈浼道途擾擾且苦疴疾不果以時布起居狀第勤
瞻詠近見邸報伏承有賜環之命及得金字牌降到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五

七

七月二十五日樞密院劄子伏見簽押竊審已還廊
廟處中制外深得晉朝王謝總統之意天下幸甚某
蒙眷最厚方想迂疎不勝聞外之寄以速官謗聞命

欣躍實倍常情敢冀照察

即一作北

不審邸報復如何士夫見召韓侯之遽物情頗擾然
安知其非以虛聲擾我正當定以應之耳錢塘固非
乘輿久駐之所然在今日未有能勝之者何者江

左形勝之地在建康然非料理淮南籓籬已固則建
康未可都其次莫如長沙有重湖之險有沃野之饒

襟帶江淮控引川廣接連襄漢異時恢復中原必自此始然累年爲盜賊占據州縣殘破民力凋弊非假以歲月拊循整葺未易就緒目前便於漕運以養重兵捨錢塘何適福建川廣皆爲無策非計之得也駐蹕之地最第一義必定於無事之時有警急然後圖之則無及矣某竊不自揆嘗草具其說欲獻於上以備廟堂之末議又恐僭易未敢妄發如蒙鈞慈許其申陳續當編寫以進皇恐皇恐

伏蒙朝廷存留岳飛一軍於本路屯駐又令聽某
梁谿全集

卷一百五

六

節制仰荷鈞慈豈勝銘佩本路盜賊馬友李宏雖已殺捕而其徒黨猶存曹成劉忠雖已破敗而其酋首尚存至於楊么楊華雷進鄧裝鍾相殘黨出沒作過殘破郡縣皆自若也岳飛一軍終恐不能久留本路而某所得軍纔及七千餘人除輜重人從疾患孱弱者其堪出戰不過數千人何以鎮壓兩路且爲防秋之計惟韓京吳錫吳全三項軍馬共數千人元在湖

南已得旨撥隸本司續有指揮合隨岳飛往江州

屯泊却令本司勾抽程昌禹下杜港人兵使喚今昌

禹再任鼎州不可闕兵杜湛等自不可勾抽而岳飛復留本路則韓京等三項兵馬却合撥還本司已具奏申明敢望鈞慈速賜行下所以必整會於今日者恐岳岳飛朝廷將來別有差使又欲挾之以行臨時難於陳請也喋喋不勝惶恐

昨蒙朝廷許依相公在江東日畫一指揮踏逐差兵三萬人數內踏逐辛企宗軍馬但欲得其兵非欲得企宗也近已交割到二千餘人外尙有一千餘人

精銳軍馬爲福建等路宣撫司擇揀勾抽將帶往湖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五

十七

南路本司已得旨令盡數撥還累累關送皆不報不知○○班師日依舊占愆不遣不免再須二十告朝廷蓋不得此千餘精銳人兵其餘皆揀退孱弱者無所用之又冇馬百餘疋本司諸軍全然無馬此尤不可輟者先具稟知幸賜鈞察企宗以病丐罷欲乞宮觀或尋醫退亦佳矣已具奏聞敢望速賜施行幸

甚

荆湖兩路連年爲盜賊殘破公私匱乏福建等路宣

撫司屯兵月餘日費錢三十萬貫米五萬碩公帑旣

空悉取於民近又科犒設錢二十萬貫皆出於潭之
諸邑而諸郡所取又不在此數大抵不下百萬民不
聊生某到任之後並未有分文顆粒可以贍養軍馬
民間旣難復取州縣又無見存雖已遣官往二廣劉
刷道里迂遠豈能濟目前之急累具奏祈告朝廷
乞於江西隣郡撥米五萬碩錢十萬貫應副急關至
今未蒙回降指揮今再具乞奏就袁州撥米順流良
便及其權貨物轉運司撥錢應副庶幾不致闕誤矣
仍乞以上件錢米充歲賜之數敢望都督相公以兩
梁谿全集

卷百十五

六

路爲念特賜矜從不勝幸甚

近於建康府會到都督相公非任江東安撫大使口
畫一指揮數內兩項合行申陳一 項係朝廷應副
全裝甲一千副又給祠部五百道變轉下諸州製造
本司人兵全闕器甲只乞依例給降祠部應副製造
一 項係於歲賜錢內撥錢十萬貫充回易本司所得
歲賜錢米通計一歲用度所闕尙多犒設將士之類
若非回易決難應副乞依例撥錢十萬貫充回易各
具奏聞敢望鈞慈特賜敷陳期於必從不勝幸甚此

等事若非都督相公熟於兵間豈能洞見利害無似
遂得依傍至計以免曠失感服何窮伏冀昭察朝
廷所恃兩司者初無彼此而州縣諸司種種觀望妄
生分別殊可笑怪謂如辛企守一軍撥過本司則吉
州更不批支錢糧方支衣絹間差撥文字到則更不
支給昔人謂廩賜不均其何以戰小人之志衣食而
已厚薄如此安得不爲之動心坐此亡去者數百人
皆爲他軍以錢絹招誘軍政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
朝廷所當留意也某見所統兵並未會支請春冬衣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五

九

赤露藍縷無可裝着天氣尙寒深屬不便累具奏乞
於吉州封樁上供絹內撥賜二萬疋應副支給伏望
矜從不勝幸甚喋喋干冒惶恐無地
輒具短啟敘謝且致區區之懇意在卒章伏乞特賜
鈞覽矜憫衰病憂患之餘難以復當軍旅之事奏疏
將來到日曲加敷陳必冀從允不勝幸甚然某竊慕
古人一日必葺之義在本司一日亦須扶病措置不

敢弛解伏幸照察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五

梁溪先文集卷第一百十六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二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定李綱著

書九

與呂相公第七書

與呂相公第八書

與呂相公第九書

與呂相公第十書

梁谿全集

卷一百六

與呂相公第十一書

與呂相公第十二書

與呂相公第十三書

與呂相公第十四書

書十

與李綱書

與呂相公第十五書

與呂相公第十六書

梁谿全集卷第一百十六

某少留衡陽候委官算理諸軍營房更數日間卽如長沙本路事一面于此措置但州縣官吏類皆權攝民戶困于科須盜賊仍舊猖獗兵將單弱錢糧空匱殊未知所以料理之說藉使目前極力擘畫粗可支吾萬一將來北方有警強敵分頭入寇不知使之何以捍禦中夜思之不寒而慄非敢愛身惟思無以仰稱朝廷委任之意今幸都督僕射相公還歸廊廟處中制外洞見萬里之情輒敢逐一申陳伏望鈞慈

梁谿全集

卷一百六

二

特賜矜察不勝幸甚

六

一

申

則

六

某再啟本路州縣官類皆權攝往往有出於孔彥舟馬友之手者因緣科斂與公吏通同爲姦皆去其藉不可究治夏秋正稅却更不行催納正稅則有簿麻收難以作弊科斂以軍期急迫爲辭無籍可考又于田畝上大椿數目不復會計合用之數形勢公吏之家例皆不納所納皆貧下戶催及數分則又住罷其餘皆暗賣取受公然入己民力重困逃去倒戶者不可勝計某入境之初首罷科斂嚴加約束將紹興

元年以前未納正稅與折敷配今年正稅却令依限
催理庶幾官吏可以察治民漸復業伏幸鈞察

近蒙朝廷差撥岳飛一軍存留本路措置盜賊專
聽某節制方幸有可倚仗忽聞以岳飛奏報本路羣
盜已是淨盡却有指揮依舊屯駐九江殊失所望本
路盜賊馬友李宏雖已殺捕其徒黨依舊散漫作過
曹成劉忠雖已潰散其酋首依舊擁衆自若近據探
報劉忠在岳州境上據胡家寨招集餘黨及亡命已
五千餘人董收以福建等路宣撫司爲名招收接引

梁谿全集

卷一百六

三

曹成王方自辰沅州前來稱十萬餘人借使虛張人
數亦須數萬而董收欲以三百親兵彈壓恐無此理
深慮賊情狡獪復有窺伺湖南二廣之意所以深欲
得飛且來了此一事并其餘楊么之徒人數亦有不
少措置一兩月稍見次第則移屯九江未晚今乃聽
其憚行欺罔之辭不復覈實前命方行後命已改諸
將欲自便者其誰不然某恐自此號令不行于將帥
矣僭易及此皇恐皇恐

岳飛一軍本司累具申奏祈告朝廷方蒙矜從今

以飛片紙虛詞卽行改命竊恐朝廷所以待大帥
與武將者輕重不倫爲有識者之所窺測若且下本
司體究著實然後降旨似爲得體幸望痛察今飛
若果已別降指揮不敢再三煩紊朝廷只乞依舊
撥遣韓京吳全二項軍馬庶幾目前且可支吾不然
決難自立兼韓京吳全等以飛強奪其人馬有隙皆
不願從之抑使往卽復爲盜無疑有乞回避狀備錄
申密院併望鈞慈本司見管兵二千餘人得韓京等
軍可及萬人比元數闕少尚多敢冀垂念得差近上

梁谿全集

卷一百六

四

兵官如王瓊之類一軍前來莫大之幸皇恐皇恐
本路州縣連年遭盜賊殘破蹂踐之後又應辦大兵
錢糧官司空匱悉科取于民間奸吏乘時哀斂民力
重困又別無生財足用之道惟是前奏乞依江東安
撫大使例撥錢回易及今奏乞于權貨務依廣東鈔
鹽例入納鈔面錢般運廣西鹽赴本路出賣一使民
不食貴鹽二可抑私販三收其贏餘可以養兵不取
于民而用度足皆於朝廷惠而不費又於鹽法並
無妨礙伏望相公力賜主張不勝幸甚

本司人兵今年春冬衣賜並未會支請赤露藍縷如
丐者然天氣漸寒深恐逃散者多本路軍衣素仰湖
北今不復有無可譬畫夫處累具申奏乞降指揮于
吉州封樁絹內支二萬疋應副支遣敢望鈞慈速賜
施行不勝幸甚廣西撥馬及許全委官收買一事并
乞垂念

已作此書未遣人間使臣自行在還伏被教賜仰荷
眷與之厚竊審鈞候一成康復下情感慰之至伏蒙
垂諭存留岳飛本路出自鈞意非都督特進相公練

梁谿全集

卷一百六

五

達邊事洞見機會何以及此今既復爾必有深不以
爲然者決難復回若得撥還韓京吳錫吳全等軍馬
貼助單弱之勢尚可支吾目前不然何以能立功望
相公力賜施行不勝幸甚荆湖雖遠然手足之與腹
心同爲一體豈可遂置度外哉凡申陳事件具劄子
拜呈敢冀留念

與呂相公第八書別幅

澤州

某留衡陽兩旬彈壓曹成自徑路趣江西幸已出境

錢糧之類皆本司趨那應副斂不及民適馬友下瀆

兵二萬餘人自江西復入本路連破瀏陽醴陵衡山諸縣遣人招撫不肯聽伏焚掠四出人情惶駭某自衡陽移師衡山與其寨棚相去三十餘里夜遣兵將渡江晨扣巢穴賊衆初猶抗拒既知勢力不敵遂束手自歸除放散老弱外得強壯者六千餘人分隸諸將尚有三千餘人遠去打擄未還然盡得其老小已分兵招捕勢須聽從入境之初一舉幸勝皆鈞庇所及湘鄉安化間有一項五千餘人亦馬友之衆瀏陽有一項二千餘人乃韓世忠統制官解元管押去李梁谿全集

卷二五

六

宏劉忠之黨至岳陽潰散復此作過當次第遣兵措置將士功狀旦夕奏請望賜鈞念庶幾可以使人先此布懇皇恐皇恐

本路盜賊除馬友李宏下潰散人兵外土賊有楊么雷進鄧裝彭友等數項內楊么最爲劇寇擁衆數萬占據重湖綿亘千里爲鼎澧潭岳數州之患憑恃險阻舟楫之利出沒作過官軍罕得其便又以妖說惑衆愚民樂從其勢滋長雖已遣使臣齎勅榜黃旗招之決未肯聽從近得榜文數道詞語不遜尤甚非用

兵討蕩其患未已議者謂冬深春初水涸之時正可
進討須得水軍擣其寨柵逼令遵陸官軍乃有決勝
之理水軍吳全元隸本司近隨岳飛徃江西見今端
閑未有使喚去處敢望鈞慈特降指揮令吳全留老
小于江西統率人兵赴本司使喚候討蕩楊么了畢
却徃江西未晚機會不可失願賜裁處幸甚幸甚

潭州累年爲盜賊所據有權通判張揆與孔彥舟馬
友交通挾賊之勢恣爲不法權長沙令使臣林之間
等爲之牙爪科率錢米多入其家公然置買田宅書

梁谿全集

卷二百六

七

填官告出賣入已贓汙狼籍以巨萬計莫敢誰何本
路權攝官乘時據攘雖皆有情弊然此兩人爲之冠
捨而不治何以懲奸已行按發付之有司俟獄具卽
以奏聞其人滑甚且復多金深慮有爲之地者伏望
特進相公特賜照察候案上取旨重與行遣庶幾
爲奸賊吏之戒不勝幸甚冒昧皇恐

合與全司

潭州自爲金人焚蕩之後孔彥舟馬友李宏相繼占
據破殘尤甚官府廨舍倉庫營房率皆無有城壁摧
毀樓櫓一空皆須旋行葺治錢糧闕乏日前養兵猶

恩不給民力困弊又難科須而城壁營房倉庫厩舍皆不可緩者輒具奏聞乞降祠部紫衣師號變轉修造假以時月庶幾見次第敢望鈞慈特賜應副莫大之幸

鼎州程昌禹累年捍禦盜賊頗爲宣力近見邸報方爲朝廷所知然窘急已甚誠難支吾本司已逐急趨那三萬緡濟其闕乏此外非力所及敢望自朝廷特與應副幸甚漕辰沅靖州去鄂渚極遠道途又爲楊公梗塞不通如蒙指揮合提舉兵馬盜賊公事梁谿全集

卷一百六

八

聽其就近節制責以平賊實爲便利并乞鈞察某憂患之餘與世寡合不當復出徒荷相公照知之厚推挽之力黽勉來此以衰病迂愚之資當數路兵民之寄決難勝任第以乍到未敢遽然有請止候過防秋盜賊稍息卽丐閒散以從素志素蒙亮察敢布腹心伏幸鈞念

本路錢糧匱乏全仰漕臣措置應副侯懋去此幾年黃敦書猶未至聞以母老丐宮祠已得請尚未見報孟參政昨在本路差左朝散郎新提舉廣西左右兩

江洞公事趙志之權其人實有心計通於財賦敢望
鈞慈特賜陶鑄替黃敦書改差闕已差下范渙却令
其替志之庶幾仗其材力可以倚辦協濟國事不勝
幸甚伏幸垂念于冒皇恐

與呂相公第九書別幅

愚異效幽人請結至

月初遣使臣修記室之間竊計已塵鈞覽專人至特
蒙教賜仰荷眷予之厚伏承誨諭早到長沙尤佩至
意某八九月之交少留衡陽彈壓曹成出境卽趨衡
山親遣兵將招降步諒下潰兵事畢遂入長沙交割

梁谿全集

卷一百六

九

將兩月矣諸處作過人兵收拾殆盡羣盜稍息民漸
歸業皆自庇休之賜豈不知幸引領門墻第深依仰
之至

某近者輒以衰病不堪閫寄仰瀆鈞聽復丐宮祠必
蒙矜亮曲賜陶鑄重念某憂患異於他人誣謗至今
未息實不可任軍旅之事徒荷相公推挽之力誨諭
鄭重不敢不行冒暑遠涉中途得疾恐復有避事之
嫌未敢遽請今扶持到本路已幸累月賴朝廷威
德盜賊漸息歸民稍安北方無警急之報可以乞身

養病林藪敢望相公終始其賜保全晚節使進退之
際粗有可觀不爲世所指議莫大之幸恃眷照敢布
腹心皇恐無地

與呂相公第十書別幅

比遣使臣上狀伏計已塵聽鑒被愛尚書省劄子罷

宣撫使荆湖南北廣南東西各歸逐路帥司已遵依

施行綿力薄材得釋四路重寄實自鈞庇豈勝感幸

第元降指揮荆廣宣撫司係依相公昨任江東安撫

大使畫一則例辟置官吏差撥兵將支用錢糧人之

梁谿全集

卷一百六

十

數今既罷宣司止充安撫未審官吏兵將錢糧合如

何措置除已逐急改正司名一面節次具奏

聽候

朝廷指揮外伏望慈早賜詳酌降下使有所遵守

幸甚

荆廣宣撫司昨得指揮差兵二萬人節次家朝廷

撥到一萬餘人自至湖南招降步諒安鎮王進等兵

揀擇強壯分隸諸將已及二萬之數上流重地此屯

二萬固不爲多然非藉二廣通融應副而以一路殘

破州縣財賦養之決至闕乏今宣司既罷見在兵將

未奉朝廷指揮如或存留本路彈壓恐須減撥別
承差使庶幾錢糧不至窘急已具申明更望鈞慈特
賜裁處不勝幸甚

本路作過潰兵多係曹成馬友下人某自到湖外九
月間在衡陽彈壓曹成出境既而移師衡山親遣兵
將招降到馬友下步諒安鎮等并老小三萬餘人十
月間初次長沙卽遣兵討七星寨王俊王進等招降
到王進三千人王俊以二千人逸去侵犯邵州再遣
統制官吳錫討捕殺獲千餘人餘黨悉降目今境內

梁谿全集

卷一百六

七

作過潰兵並已淨盡一路幸爾寧帖皆有鈞庇所及
見報朝廷差姚舜明侍郎湖南招收盜賊不知何
謂然姚侍郎練達軍事雅有帥才某見以衰病具奏
復丐宮祠如蒙鈞慈卽以代某使早得脫此莫大之
幸不然鼎州程昌禹亦其人也仰恃眷照輒敢冒昧
皇恐無地

前書輒布懇悃仰瀆鈞聽素荷照知必蒙垂念已兩
具奏聞復丐宮祠以養衰病今再以劄子浼呈得早
賜陶鑄不勝幸甚重惟誤恩之初蒙諭以朝受命夕

引道之義不敢辭難力疾此來今幸賴朝廷威德盜賊救宐北方無警急之報可以乞身進退之節始終其賜實有望於左右也干冒皇恐之至
宣司之罷不爲細故兩奉教墨皆不及之不知何謂第深皇恐蒙諭孟叅嘗論湖南北事不緣此否某素辱孟叅相照但近因朝廷分撥兵將樁留錢糧不免移文促之又過吉州日韓球并守倅不肯應副錢糧嘗勾決人吏造言譖愬聞孟叅亦頗云云前書已

梁谿全集

卷一百六

三

賜辨明不勝幸甚恃厚眷輒敢及此悚息之至
摠戎之難相公之所諳練今聚兵二萬大半皆招降新附之人一旦改司事權盡去錢糧闕乏將士解體官屬悉罷獨留一衰病書生不知使之何以彈壓萬一少有變故區區一身不敢自愛但恐有誤國事上累相公推挽之力此所以夙夜震懼而不遑也敢望鈞慈矜憐特爲敷奏俾從所請早得罷免佩荷厚德何有窮己異時有所驅策所不敢辭伏冀垂念

蒙賜書竊審動靜下情感慰之至伏蒙垂諭津置糧

米二千碩至鼎州應副徽猷一行入兵已合益陽縣
椿辨自益陽至鼎纔三程可以般運伏望鈞察某自
到本路以鼎州闕乏輟銀萬兩米萬石助之近聞有
上旨以益陽財賦撥與鼎州長沙諸邑類皆殘破日
下養兵旣無二廣之助又失益陽決致窮迫已具申
陳敢望裁察防江有備北邊無警皆自相公威德所
及更冀益究圖以副中外之望

與呂相公第十一書別幅

近遣使臣累修記室之間竊計一一塵浼鈞覽歲籥
梁谿全集 卷三十一
將終江北無警中外晏然帷幄所衡宗社允賴天
下幸甚更望上體眷注精調鼎茵益究圖遠茂對光
寵以副具瞻不勝願頌

三

近承密院劄子催督招捕盜賊某自到本路夙夜究
心措置仰賴朝廷威德及將士之力前後七捷除
殺獲外招降到三萬餘人揀汰老弱放散驅擄得強
壯幾萬人分隸諸將此曹皆東北無所歸之人縱之
使去又復爲盜已刺手背圍結與舊兵同爲隊伍逐
日訓練假以時月當皆爲精兵矣目前境內幸已肅

清惟楊公據重湖之險在鼎岳間彭友鄧裝巢穴柳
虔境上馬友劉忠潰兵尚有往來出沒袁吉界者須
鄰路會合乃可討捕已逐一具申稟伏幸鈞照

湖湘間累年爲羣寇所擾困於科斂民多流徙邇來
盜賊稍息別無重斂已漸歸業田疇悉已耕墾道傍
有起屋而居者涵養年歲間可望復舊第控制上流
重地不可闕兵養贍兵將錢糧爲急恐須上煩朝
廷經度耳取過目前何所不可如欲真爲控制之計
恐非如此所能辨也某早晚去此更望相公深留鈞
梁谿全集

卷一百六

十四

念幸甚幸甚

某前書輒布懇悃仰干鈞聽欲復丐宮祠以便衰疾
荷眷照之厚必蒙矜從然尚未被命尤切震恐日來
所苦加劇以見總軍馬不敢在告將理勉強治事寔
難支吾深慮有誤國事爲相公推挽之累輒再具
劄子拜呈敢望鈞慈特爲敷奏早賜陶鑄不勝幸甚
冒昧惶恐

某孤拙之跡憂患異於他人此相公所知昨日誤恩
付以湖廣重寄惶恐不敢當蒙上遣使趣行不容

遜避又丞相公訓諭再三故力疾就職既到本路羣
寇滿野未敢遽有所請今幸半年間招捕盜賊漸已
淨盡可以乞身故敢冒昧伏望鈞慈曲賜矜從如已
差下人亦懇指揮催促前來使衰病早得脫此佩荷
厚德倘有窮已切冀垂念

輒有少懇干冒鈞聽荆廣宣撫司昨辟陳公輔充叅
謀官梁澤民充叅議官已隨司罷訖既誤其遠來又
失舊任殊用自愧敢望陶鑄公輔依舊宮祠澤民一
本等差遣照劄得付下不勝幸甚劄予謹拜呈伏冀

梁谿全集

卷三

五

矜念

與呂相公第十三書別幅

正月二十三日

某屢布誠悃仰干鈞聽欲復丐宮祠退歸山林以養
衰疾章上已從至今未聞成命第深震悚顧孤拙之
跡素荷知照諒蒙保全使得盡進退之義更望曲賜
垂念不勝幸甚

本路盜賊仰賴朝廷威德招捕悉已淨盡惟江西
袁吉接界尚有數項潰兵出沒作過已分遣兵將屯

駐瀏陽醴陵攸縣茶陵諸邑及檄江西亦屯兵於萍

鄉萬載永新等縣庶幾表裡易爲招捕管內州縣流
移之民漸已歸業野外田疇耕墾殆偏今歲如得一
稔瘡痍有可瘳之理此皆相公經綸變調之效遠方
幸甚更望益勵壯猷振起中興之業以福天下區區
願頌

近被上日令節制劉洪道解潛程昌禹所遣軍馬會
合討楊么已被諸路及遣本司統制官吳錫等由陸
塗破其蓮塘數寨俘獲頗衆程昌禹所遣杜湛亦屢
捷第劉解相去稍遠恐未必能如期約見剗造戰艦
漸成次第所乏者水軍耳伏蒙重誨許差崔增一軍
前來仰荷留念春水漸生二三月間正可深入討蕩
過此恐散漫難制敢望指揮早與發遣不勝幸甚某
雖朝夕去此本路利害所係不細故敢浼聞伏幸矜

察

近得指揮就廣西起發軍馬同討武岡獠賊朝廷
措置誠爲盡善廣西軍馬既到本路竊恐亦合依鼎
鄂荆南例權聽本司節制具狀申稟敢望早賜行下

不勝幸甚

與呂相公第十三書別幅 二月十九日

竊見邸報以言者論列有旨特遣官祠不勝震懼
重念某憂患餘生罪釁深重招致人言不敢自明
上恩寬覆未遽竄殛止處之間地仰戴天地之德第
深感涕自非都督特進僕射相公矜憐有素曲賜保
全何以得此慙荷之情無以爲喻祇俟折彥質到交
割訖退歸山林杜門屏跡省念愆咎伏望鈞慈更賜
照察惶懼愧汗不知所云

某待罪湖湘踰半年矣常思顛覆上誤國事今者蒙
梁谿全集

卷二五六

七

恩得釋重寄慙荷何言所有自到本路招捕過潰兵
盜賊頭項人數及見管軍馬錢物數目開具奏聞并
申樞密院敢望鈞慈特賜察不勝幸甚
昨者招捕到步諒翟忠安鎮王進王俊等作過數頭
項潰兵輒以功狀上之朝廷顧某雖以罪罷而將
士之功不當使緣某而廢敢望鈞慈矜全特與將士
推恩庶幾有所激勸不勝幸甚所有後來節次招捕
立功人乞降指揮折彥質次第保奏冒昧鈞聽惶恐

無地

湖南諸頭項潰兵招捕悉已淨盡惟北有揚么而武
岡猺人出沒作過勢頗猖獗雖隨宜措置旋創戰艦
水軍及分遣兵將前去應援深慮占據險阻未易掃
蕩此二事更望朝廷留意一路幸甚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六

梁谿全集

卷二百六

九

08561

10520

